

貢
雲
齋
區

2015年

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傲月寒
选编

隐侠·生死

弹指惊雷

无名卒

观止剑

不为刀

贡
零
查
区

2015年

中国武侠小说精选

傲月寒
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5年中国武侠小说精选 / 傲月寒选编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1
(2015年选系列丛书)
ISBN 978-7-5354-8506-9

I. ①2… II. ①傲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72495号

责任编辑: 胡兰兰

责任校对: 陈琪

装帧设计: 壹诺

责任印制: 左怡 刘星

出版:

 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省安陆市安东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张: 22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16年1月第1版

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304千字

定价: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- 001 隐侠·生死 /赵晨光
- 044 弹指惊雷 /燕 歌
- 105 无名卒 /纱 雾
- 119 玺·收割机 /小 楸
- 165 观止剑 /瑾 怀
- 193 不为刀 /踏歌行
- 209 山中青眸 /雨楼清歌
- 232 金刀 /沁纸花青
- 256 李家桥·七月流火 /扶 兰
- 293 一点红——武林大会的规则 /马 鹿



隐侠·生死

赵晨光

章一

北京城的夏天里，消暑的最妙办法，莫过于在傍晚时来到什刹海荷花市场，吹一吹清凉的晚风，看那一湾子水舒缓一下头脑，再要一个冰碗儿，定会暑气全消，口角沁香。

有两个人，想是也信奉这种消暑哲学，此刻正坐在茶棚里吃冰碗儿。只见那白瓷碗里装了满满的新鲜藕片、刚剥出的莲子，又有菱角肉、鸡头米、核桃肉、杏仁，拌了蜂蜜糖水在里面，上面又堆了冰块。真是不必吃，单单看上一眼，也觉得心头清凉。

坐在下首的一个少年显是很爱这点心，三下五除二便吃掉了一碗，招呼伙计还想再要，却被坐在他上首一个书生模样的青年拦住：“不可，冷食吃多了伤身。”

那少年有些不乐意，但最终还是听了那青年的言语。

这两个人，正是韩凤亭韩少督和他的老师——现任新闻记者的卢秋心。经过了之前《平复帖》那一桩事，谢兰圃自尽，岳剑尘重伤，然而也正因结识了这二人，卢秋心方下定决心，要对韩凤亭真正尽到一个师长的职责。

这一段时间，韩凤亭只觉卢秋心对他严厉了许多，他纨绔出身，哪里耐得，虽碍着对卢秋心的尊重，不曾直接出语反对，却也找了许多借口逃脱，这来什刹海吃冰碗就是其中之一。卢秋心虽然晓得他的心思，

因想着一张一弛才是正道，也便答应下来。

吃完了冰碗，韩凤亭想着还要找些什么消遣，磨磨蹭蹭地不愿走。卢秋心看在眼里，心中好笑，道：“你今日还有五张大字没有写，便是晚些回去，功课也是一样要做的。”

韩凤亭叫起来：“老师你对我要求这许多是做什么！就算我有天样高的学问，以我的出身，难道还用去考什么学校不成？”

卢秋心道：“凭你，现在还考不上。”

韩凤亭被噎了一下，正想着找一句什么话反驳，忽见前面一片喧闹，韩少督是最喜欢热闹的一个人，忙道：“这是什么事？我去看看。”也不等卢秋心答话，便跑了过去。

卢秋心摇了摇头，也便跟了上去。谁想这前方还真有一件稀罕事：一个二十岁左右，穿了一件旧蓝竹布长衫，鬓发蓬乱的女郎正在大街上跑得飞快，在她身后有两个大兵紧紧地追赶。那女郎却也聪明，专往人多的地方去。一路跑，还一路喊着：“光天化日，哪有抢大姑娘去当小老婆的！”

其实这时正是傍晚，似乎并不能称之为“光天化日”，但她这样一喊，自然就汇集了许多人的目光，虽也有人想要干涉，然而看到那两个大兵凶神恶煞一样，不免又退缩回去。韩凤亭却是不在乎这个的，他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把那女郎往身后一扯，叫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他是个年少富丽的人物，那女郎虽然穿着朴素，但在蓬乱鬓发之下，却可见她一双眼睛黑白分明，生得十分秀媚。这么一来，倒仿佛英雄救美一般，这围观的人都对他二人寄予同情。

那女郎万没想到挺身而出的是这样一个美少年，一颗芳心也不免为之跳动。那两个大兵上前喝道：“这是我们田团长的姨太太！”

韩凤亭自家便是少督军，哪会在乎这样两个大兵。他一撩衣襟，拿出他哥哥捎来的一把最新款的左轮手枪，道：“我管你什么甜团长咸团长！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？再上来一步，我的枪可不是长眼睛的！”

这两个大兵对视一眼，倒还真不敢上前。何故？原来他们是最近才进得京城，也曾听说这京里大人物最多，亦是担心冲撞了哪一个。这韩凤亭穿着富贵，手里的手枪更是十分精致，只怕是个惹不得的；何况看这韩凤亭的架势，是真敢开枪的，他二人虽然带了枪，多少总有些顾

忌。正思忖着，却见韩凤亭身后又拥上四五个护兵来，这一来二人更不能如何，只恫吓了几句，便离开了。

那女郎一双眼紧紧盯着韩凤亭，里面都要射出光来。韩凤亭回头看了她一眼，道：“你跟我们走吧。”那女郎巴不得这一句，便随着韩凤亭等人一路回去了。

进门后，李副官前来迎接，见到那女郎倒怔了一下：“这不是四喜吗？”那女郎脸一红，轻轻点了下头。

韩凤亭便先让她下去，自己一面换衣服一面洗脸，又问李副官：“怎么，你认识她？”

李副官笑道：“可不？少督您知道我和老黄交好，他那个人最喜欢听大鼓书，我跟他也混过几场，因此便识得这姑娘。她姓齐，名字叫作齐四喜，算是这行当里的一个红人。”

原来是个大鼓娘，韩凤亭并不在意，把手巾往水盆里一摔，道：“我看她脸子生得还漂亮，这名字可不漂亮。”

李副官笑道：“少督真是跟着卢先生时间久了，学问也长了，都会赏鉴人的名字了。我若说了这姑娘名字的来历，少督更要好笑。”

韩凤亭果然好奇，问道：“是怎么个来历？”

李副官笑道：“听说，是她妈怀她的时候想吃四喜丸子，因此取了这样一个名字。”

韩凤亭不由哈哈笑起来，道：“四喜丸子又是什么好东西了！”

李副官道：“少督不知道，这在他们贫苦人家，这也就是一等一的吃食了。我听说这齐四喜父母都没了，依着一个舅舅过活。怎么今天倒和少督碰上了？”这才是他想问的一句话。

韩凤亭便把今晚的事情说了一遍，李副官思忖了一会儿道：“我听说这齐四喜虽然是个大鼓娘，心气却高得很，怕是不甘心给人做姨太太的。但她那舅舅却很不是个东西，难不成竟被她舅舅卖了？那田团长也不知是谁的手下。”

韩凤亭冷笑道：“管他是谁，还敢在小爷面前要强不成？”

李副官笑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心里却下定主意要查查这田团长的身份，又把齐四喜叫来，问她缘由。齐四喜先前唱大鼓的时候是见过李副

官的，也应酬过一两句，因此在他面前，齐四喜便又恢复了泼辣的样子，道：“我舅舅不是个人，贪图了田团长的好处，要把我卖给他当小老婆，我不肯，寻了个机会便跑了出来。”

这恰和李副官先前所想相符，他道：“你一个大姑娘，倒有本事从一个团长家里跑出来，真有你的。”又笑问道，“我虽不识得那田团长，但我想他既然做到这个职位，想必也是有钱有势的，你怎的不愿跟他？”

齐四喜撇嘴道：“那田团长四十多岁，生得黑粗，又一脸麻子，就算我不在乎这个，谁不图个一夫一妻啊——对了，李大爷，先前救我那位年轻的小爷，是个什么身份？”

李副官笑道：“那位小爷你都不识？那是韩少督啊。”

齐四喜“啊”的一声，这北京城里的三教九流，自然都听说过韩少督的名声，忙道：“那韩少督打算怎样安置我？我娘老子都死了，若送我回去，我那舅舅非再卖我一次不可。”

李副官道：“怎样安置我可不知，待我去问问少督的意思。”他便去寻韩凤亭，把齐四喜的事情说了一遍，韩凤亭道：“那就留下她，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没事听听大鼓书，也是个乐子。”

李副官应了一声，心道自家这位少督真正想一出是一出，先前买了个蝶影回来，如今又是齐四喜——也罢，正好让蝶影去照顾她。

齐四喜在屋里惴惴不安地等着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有个十六七岁的少女走出来，笑盈盈道：“齐家姐姐跟我来。”

她引着齐四喜到了旁边的一间屋子，道：“少督说，姐姐以后就住在这里。”

齐四喜这才放下心来，也有心思细细打量，先前在那田团长家，她已觉得很富贵，没想到到了这里，竟有一多半东西是自己不认识的。但她却也知道脚下软绵绵的是地毯，头顶亮闪闪的是电灯，再往里面一看，不由心里哎呀一声：万不想我齐四喜也有睡铜床的一天！

然而她心思又是深的，想到这韩少督虽留下我，却又打算给我怎样一个身份呢？面前这女孩子比自己还小两岁，生得这般秀美，看她耳朵上还戴了珍珠坠子，想必也不是一个下人，不知又是那韩少督的什么人？想到这里，她便拉住这女孩子的手，笑道：“多谢你了，不知该怎

样称呼？想必你也是这里的主人吧？”

那少女笑道：“我怎敢当呢，我叫蝶影，是……服侍这里卢先生的。”其实韩少督将她赎出来后，卢秋心原是将她当个女弟子看待，但蝶影总觉自己不配，因此才这般说。

齐四喜奇道：“卢先生又是什么人？”

蝶影道：“卢先生名字叫作秋心，是韩少督的老师，少督对他很敬重。我听说今晚他也和少督一路去了，姐姐没有看到他么？”

齐四喜摇了摇头，蝶影奇怪：“卢先生既也在那里，姐姐怎能没看到他呢？”在她想来，如卢秋心这般的人物，自然当是第一个引人注意的。

然而齐四喜心中却想：有韩少督在那里，谁还看得到旁的什么人？

另一边，韩凤亭得意扬扬找到了卢秋心，道：“老师，我今天的作为不错吧？”

卢秋心知他是说齐四喜之事，道：“见义勇为，自然很好。”

韩凤亭更加得意：“我今天救下那个齐四喜，就想到老师一定会赞扬。”

卢秋心不免失笑：“你救人难道是为我救的？去补上你的大字吧。”

韩凤亭原当自己做了这么一桩事，这写字也就免了，不由恼怒：“我天天写这些字，有什么用！”又想到卢秋心对练武一事也要求许多，却又不像从前一样教他擒拿手一类厉害的本事，而是要他扎马步，打根基，无趣之外，更是十分的辛苦，便道，“还有那扎马步，我再也不想练了！”

卢秋心耐着性子道：“你根基平常，就算是学了什么高深的功夫，遇到真正的高手，又有何用？”

韩凤亭很不服气，可上一次自己去找岳剑尘较量，反被人打了个落花流水，最后还是卢秋心为他解了围，自己就是想说什么硬气话也无从说起。想了想又道：“老师，我便是不懂，从前你对我都是很好，现在怎么就狠起来了？”

原来自己起先的敷衍，在韩凤亭看来居然是很好……卢秋心暗自苦笑，却终是正了脸色道：“我只希望你读书自强，虽不必定要成就什么

事业，至少也要做个自食其力的人。”

韩凤亭却哈哈地笑起来：“老师，你这话好笑，就我家现在这片基业，我再花个两三辈子都够了。”

卢秋心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黑白分明的、狂妄的少年的眼睛：“是，以现在的情形，这话自然不假。可若有一天，韩凤亭不再是韩少督，又当如何？”

韩凤亭一怔，笑声慢慢停歇。他本是个聪明少年，卢秋心这句话里面的意思，他并不是听不出来。忽然之间，一股他自己说不清道不明，甚至也不敢深想的怒火从心里慢慢升腾出来，他想说些什么，却不知从何说起；想对卢秋心发火，可那人却是他一向尊敬的老师。到了最后，他竟不知该如何做，可那股怒火却难以熄灭。最终他把门一摔，大踏步走了。

在他身后，卢秋心长长叹了口气。

就在这时，李副官却悄悄走了进来：“卢先生。”

这书房的门紧闭，李副官并没有听到里面说的话，然而看韩凤亭的模样，却知二人定是起了冲突。他道：“当初——原是我提议少督请卢先生来的，可我那时的意思，也不过是想请卢先生教少督识几个字，少督如今这样，已是大大超乎我的预料了。”

卢秋心整理着书桌上的几本书，并没有回答。李副官叹了口气：“其实我心里明白，卢先生起初那等教法，是不在意的；现在对少督这样要求，才是真正把他放在心上的。只是以少督的身份，这也大可不必。”

卢秋心继续整理着桌上的书本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李副官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忽听到外面一阵喧闹，忙出去查看，却见一个满脸麻子的黑胖子领着七八个大兵，在外面大呼小叫：“是谁把齐四喜带走了？”

李副官一听这话，心中有数，便走了出来，问一句：“这是田团长吧？”

这人果然便是那田团长，先前齐四喜被带走，那两个大兵虽不敢拦，却暗自跟着，记下了韩凤亭的大概住处，回去一说，田团长暴跳如雷，带了手下便杀了过来。

李副官见他点了头，又问：“不知老兄是哪一位的手下？”

田团长看面前这人，似乎也不是个寻常之辈，略一犹豫便说了出来。李副官哈哈大笑：“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这里面住的，可是韩少督啊。”

田团长也不由一惊，原来他的上司虽不是韩督军的直属手下，此刻却正受着韩督军的辖制。韩督军的公子，自己自然不能得罪，然而想到齐四喜那雪白的脸子、窈窕的身段，他却又狠不下心放下，便道：“原来是韩少督——可也没有个硬把我女人带走的道理！”

李副官笑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

田团长道：“她舅舅已经把她许给了我，还怎么讲？”

李副官道：“这话不能这么说，现在是文明的年头儿啦，大姑娘自己不乐意，就算娘老子说话也不算数。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要是田团长心里真的不服，咱们不妨到军事法庭说道说道。”

这番话似软实硬，田团长不免踌躇起来，但说要就这么走了，当着自己一众手下，却又很失面子。他正想着说几句漂亮话应对，就听一个年轻的声音道：“跟他废什么话，给我打！”

章二

韩风亭很不高兴。

这其中，固然有着田团长胆大包天，居然敢到他门前要人的原因，但更多却是因他在卢秋心那里窝了火，又不曾发泄出来。他是个炮仗脾气，点了就要着，如今田团长撞上门来，正是绝好的一个沙袋。

他身后还跟了十几个如狼似虎的大兵，听得少督吩咐，自然一拥而上。田团长看得一愣一愣的，心道刚才还说得好好的，现在怎么说动手就动手？但他毕竟也是军人出身，总不能站着挨打，便也带着手下反击。可一来己方人手就少，二来他顾忌了韩风亭的身份，很快便落了下风。

就在这时，田团长忽又觉一只手扣到了自己手腕上，一抬头，却见韩少督挽了袖子，气势汹汹正站在他面前。原来韩风亭嫌干看着不过瘾，索性自己也下了场。此刻他所用的，正是卢秋心教他的小擒拿手。

田团长挣了一挣，竟然没有挣出来，他万没想到这小少督居然还有

这个本事，随即便觉脚下被什么一绊，扑通一声便摔到了地上。

韩凤亭哈哈大笑，心想老师还说我没用，就这田团长也轻而易举被我打翻在地，何况别人？一时间只觉志得意满。

门口这一番喧闹，齐四喜并不知情，此刻她刚换上蝶影借她的衣服，那料子又软又滑，自己并看不出是什么名头，上面又用丝线绣了蝴蝶花草，十分娇艳又不显俗气。她一遍遍摸着那料子，心想住在这样的屋子里，穿这样的衣服，才不枉了一生。可要是和田团长那样的人住在这里，那这房子、这衣服才叫白可惜了……

她对着玻璃镜子左顾右盼，正想着这些事，忽然听到门外有两个听差闲话，一个说：“怎么着，真找上门来了？”

另一个道：“找上门又怎样？凭咱们少督，还怕了谁不成？”

齐四喜本来心里有事，一听，忙开门笑问道：“两位大哥，外面出什么事了？”

她生得美，那两个听差也乐意和她说话，其中一个道：“听说有个田团长来要人了。”齐四喜听了，心里就是一跳。另一个便笑道：“你怕什么，有咱们少督在呢。大姑娘，咱们少督对你，可是很够意思啊。听说大姑娘是唱大鼓书的，这可不就像是鼓词上的故事么？你想怎么报答呢？”

这话说得可就很露骨了，齐四喜也不应答，只笑道：“少督现下人也在外面吗？我也想去看看，总没个少督为我出头，我却躲在后面的道理。”

这两个听差对视一眼，心道少督救这个女子回来，想必是对她看重的，自己倒不好违逆她的意思。一个就道：“带你出去也成，你就悄悄地看。”

齐四喜连忙答应，就跟着两个听差出来，谁想将至门口时，又一个听差正走回来，看到几人忙道：“你们是要出去？别去了，卢先生出去了！”

那两个听差一听便道：“既是卢先生出去了，咱们就先回去。”带着齐四喜就往回走。齐四喜心里纳闷：这个卢先生，难不成就是蝶影说的少督的老师？真没想这位少督，倒是一个尊师重道的人。

卢秋心出来的时候，田团长的手下已被打得七零八散，田团长也被打翻在地，韩凤亭一只脚踏着他的头，意态很是张狂，卢秋心看了，眉头忍不住就皱了起来。

韩凤亭一抬眼，看到卢秋心过来，很得意地道：“老师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人可是我用小擒拿手打趴下的，并没有别人帮忙！”

卢秋心眉头皱得紧紧的：“你先把人放开。”

韩凤亭一听卢秋心对他功夫的事不但没夸，甚至没理睬，心中先不乐意，哼了一声道：“放开，你知道这人是谁？”

卢秋心道：“是田团长。”原来李副官一见韩凤亭出来，知道这事要闹大，这田团长毕竟和韩督军有些瓜葛，真弄僵了，韩凤亭虽然不怕，毕竟有些不好。但他却也知道这位小爷性子上来，天王老子能不能劝得虽不可知，自己是绝对劝不动的，因此才悄悄叫人请了卢秋心出来。

韩凤亭一听卢秋心知道这人是谁，脸色更不好看：“他当街抢人，也不算老师你当初说过的无辜之人，我怎么就打不得了？”

卢秋心看了那田团长一眼，此刻他仍然被韩凤亭踩在脚下，脸色惨白，汗水、血痕合着尘土从额头上直流下来。卢秋心不由叹了口气：“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何必这样羞辱他？”

韩凤亭大声道：“我羞辱他？这老小子直打到我门前来，那是把我的脸放在地上踩！”

卢秋心道：“所以你对他动手？你是为了公义还是为了泄愤？”

这一句说中韩凤亭心事，他气急败坏，把脚一抬，田团长还没松上一口气，便觉那只脚夹带了风声，朝着自己便踢了过来！

韩凤亭穿的是一双马靴，这一脚又是气急之下踢出，全没有轻重缓急，要是被他踢到头上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卢秋心在一旁看得清楚，急忙一格一挡，下面一脚轻轻踢出，挡住韩凤亭那一脚，上面手上用力，阻住了韩凤亭后手。

韩凤亭一看卢秋心挡他，心中更怒，暗想你还为了这混账对我出手？上去就是一招小擒拿手。其实卢秋心这一招只是阻挡，他不出手还好些，这一出手，脚下原本被卢秋心挡住，上面亦是重心不稳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堂堂一位少督，就这般摔到了地上。再抬起头时，两道鼻血都

流了出来。

韩凤亭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大亏，心中的羞愤一时难以言喻，只觉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嘲笑他。他怒气冲冲地站起来，用袖子一抹脸，转身就往回走。一路上看到几个听差，都被他这样子吓得远远避开。

他就这么带着一腔怒火来到了空无一人的书房，把门一摔，还没想好找个什么法子发泄，就听有人敲门。他“噌”地站起身，吼道：“滚！给老子滚得越远越好！”说着还不解气，顺手抄起书桌上一个东西，朝着门就大力丢了过去。

一道墨痕随着他的动作逶迤在地上，那原来是个砚台，掉到地上后又骨碌碌滚了两下，最后停在门口那人的脚下。

站在门外的却是卢秋心，他自然也看到了地上的砚台，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说，轻轻关上门又出去了。

韩凤亭站在当地，呆若木鸡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又有细微的脚步声传来，韩凤亭如梦初醒，扬声道：“老师……”

进来的却是蝶影，她并不知先前发生的这些纠葛，不过是来整理一下书房，一进门却见卢秋心惯用的砚台落在地上，忙拾起来，道：“哎呀，上面怎么摔了这样长的裂纹，卢先生可要难过了。”

韩凤亭呆呆地问：“什么？”

蝶影这才注意到韩凤亭也在里面，忙笑道：“少督，这是卢先生家传的一方砚台，卢先生常说，这砚台虽不值什么钱，却是传了好几代的，因此他十分珍惜。”

韩凤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田团长的事儿，韩凤亭既走了，自然有个万能的李副官在前面处理得当，可卢秋心这一走，却一夜都没回来。

他一夜没回来，还可说是出外散心。可到了第二天，依旧不见他人影，又到了第三天、第四天，还是没见人回来。韩凤亭急了，找人去卢秋心供职的报馆询问，却听说卢秋心这几天并没有来报馆，去了哪里，却不得而知。

韩凤亭嘴上都起了燎泡，李副官看着韩凤亭这样子，心里也急。他猜测卢秋心失踪的原因，大抵与田团长的事情有关，可回想那天，自己也好，旁人也好，并没有什么得罪卢秋心的地方。何况卢秋心的脾气温和，也不会轻易地怪罪人，怎能悄无声息地就走了？

他试探地问韩凤亭：“少督，卢先生怎么就忽然走了？”

韩凤亭怒道：“闭嘴！”李副官是韩督军的同乡，又是看着韩凤亭长大的，因此韩凤亭对他也少有这般态度。他吃了一惊，心道果然是出了大事，但少督既不肯说，自己也不敢再问，只道：“少督，咱们还继续找人吗？”

韩凤亭道：“当然找！再找不到人，去报馆登启事！问他的朋友、同乡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忽然一顿，自己与卢秋心相识了这么久，虽然自诩对这位老师也算尊重，可对其身世却一无所知，别说卢秋心的年纪籍贯，就连卢秋心三字到底是不是这位老师的真名，自己都不能确定。想到这里，他忽然一阵阵的心灰意冷起来。

而卢秋心这一走，对其他人的影响亦是很深。齐四喜知道这几天韩少督脾气坏得很，也知道这事是从自己身上引出来的，便躲在屋里不出来，以免被韩凤亭迁怒，又暗自担心：万一韩少督因这事觉得我晦气，要把我赶出去可如何是好？就算他不赶我，日后见到我只怕也没个好脸，原本很好的一件事，现在可全砸锅了，我又该怎么办呢……

她不敢出门，无聊得很了，便寻蝶影来说话。两个女子在这几天里，倒是结下了一种临时的友谊。蝶影在卢秋心离开这几天里很是消极，尽管有齐四喜和她谈谈说说，也并不能扭转她的情绪。齐四喜笑道：“妹子，那姓卢的一走，你省了伺候人的差事，怎么比少督还要不欢喜？”

蝶影拧着手里的白绸手绢，也不说话。齐四喜又笑道：“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是你的相好走了呢。”她出身市井，说这些话原没有什么顾忌。蝶影的脸却涨得通红：“我怎么配！”

齐四喜原本是开个玩笑，看到蝶影这样子心里倒是一动：“怎么，你真是对那个姓卢的动了心思？我听这里的听差说，他可没什么钱啊。照我看，是他配不上你才是。”

蝶影脸更红了，拧着手里的白绸手绢，轻却坚定地说了一个字：

“不。”

李副官奉了韩风亭的差遣，打算去报馆登一则寻人启事。韩风亭在家里转着圈儿，真恨不得李副官前脚登了启事，后脚就有人上门告知卢秋心的踪迹。结果不到两刻钟的时间，李副官就回来了，按这时间算，只怕还不及到报馆，韩风亭忙站起来问：“怎么，是碰到老师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李副官的额角都是冷汗，“少督，刚才我出门，听到一个消息……”他停顿一下，但到底还是说出了口，“听说咱们家督军，大败了。”

章三

韩风亭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大军阀，韩风亭的哥哥一直跟着他征战，那也是名声在外的。在韩风亭的心里，总以为父亲、兄长都是不可战胜的。而自家这片基业，自然也会长长久久地继续下去。听李副官这般说，不由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

李副官抹着额角上的汗：“少督，这不是玩笑的事情。我刚才见到两个人，都这般说。待我再出去打听打听。”

韩风亭犹自不信：“那你便去，启事也别忘登了。”李副官答应着离开，后半句则只作不闻。

李副官这一去，直到晚上方才回来——可也不用他再打听什么消息，晚报上已经登载了这条新闻，道是韩督军大败，手下的力量都被打散，韩督军本人重伤，长子则失踪在战场上。

这消息之于韩风亭，便好似一个晴天霹雳。他虽然被称作少督，其实全不懂军事，便是打算营救父亲兄长，也不知从何做起。然而父子天性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他只得前去一一拜会那些与父亲有旧，又或与自己有交情的人物，请求他们的支援。然而这般奔走了一日一夜，所收获的，竟只是一张张的冷脸。

韩风亭从不知“碰壁”、“冷遇”为何物，这一次，却是将前二十年的份儿，在这一日一夜里，尽数补足了。

他回到家中，又是伤心，又是愤怒，这其中却又夹杂着一种重重的无力感。家里的听差私下里也是交头接耳，主人家的事情他们早已听闻，那份差事还有没有前途？

这些议论连韩凤亭耳朵里都扫到了一两句，换成平时，他一早就发作起来，可如今他无论身心都已十分疲惫，一头栽倒在书房里的一张小型军床上。

淅淅沥沥的雨声不知何时于窗外响起，为这闷热的夜晚平增了几分清凉。韩凤亭在蒙眬中想到，也只数日前，自己还与卢秋心一路去什刹海吃冰碗儿，那时自己还以为天下事没有什么做不到的，可是到今天，却成了这般模样……

他胡乱地想着，想抹一把脸，却累得抬不起手来，终究还是沉沉地睡着了。

而这屋子里的人各怀心事，逐渐地，也都坠入了梦乡。

有一道人影借着这淋漓雨声的隐蔽，悄悄进入了这座府邸。他对这里面的地形竟似很熟悉，不多一会儿就绕到了书房的门前。这门原是虚掩的，他用手轻轻推开走了进去，一眼便看到了行军床上的人影，嘴角不由得就带出个笑来，随即，便从怀中掏出了一把手枪。

然而就在他掏枪的时候，床上的韩凤亭却忽然睁开了双眼，原来他到底睡得不实，早在那人推门进来的时候就已发觉。此刻他把身子一挺，可是还没等他动作，那人已经扣动了扳机。

眼看着韩凤亭就要中弹，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儿，忽然有一枚石子从窗外飞了进来，正打在拿枪那人的手腕上，那人“哎哟”一声，子弹便射偏了。又一个人从窗口跳进来，照着拿枪那人只一掌，那人又是“啊”的一声，手枪直掉到地上。

那人的手枪虽是有着消音的装置，但后来的动静不小，李副官因担心韩凤亭就住在隔壁，这时也被惊动，大声喊道：“少督，出什么事了？”那人一看不好，拾起地上的枪，匆匆便跑了出去。从窗口跳进的那人微微冷笑，并没有阻拦。

过不多久，李副官披着衣服就走了进来，一开电灯，却见韩凤亭面色苍白地坐在床上，窗口附近却站了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子，面带风霜，不掩娟秀。